

說約
合纂

四書正解

卷之四
中庸
地

113
863
4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四

丹陽吳荃蓀右彙輯

受業門人潘宗垣紫臨全校

談象憲孝游

中庸

王 莊由愛

君子素其位章全旨

此章言君子安分而無慕外之心以首節爲綱下乃詳明其意而引言以結之也通章重位字亦重身字身之所居爲位反是爲外位不能無得失二境但反求諸身要吾身無失耳自得的自字正己的已字俱是此今身字若不能反身只可謂之安乎遇不可謂之素位而行只可謂之安乎命不可謂之居易俟命位有不同而君子之反躬盡道則一正以見道不可離非僅貞遇之謂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賞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合參子思自立言以明費之小也曰夫人所居之位不同然

居此位則必有此道所謂見在當行之理也君子只因見在所居之位而行所當行之道以盡吾分內事而已初未嘗于素位之外別有所願慕而希心于不可必之事也蓋本分之

內其道自不易盡吾行其素自不暇及乎外耳
析講此二句一章之綱下文分應之君子是知明守固的人素位不願雖上以事言下以心言其寔事在此心即在此當一串說思出其位便是願外○**翼註**行字要着註為其所當為是因位盡道不是苟且塞責○外與位是個屢遷不定底如位富貴則貧賤為外位貧賤則富貴為外不但逆境有願外順境亦有願外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難去聲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參淺說所謂素位而行者何如知見在富貴之位則行乎富貴所當行之道而達則兼善天下也見在貧賤之位則行乎貧賤所當行之道而窮則獨善其身也見在夷狄之位則行

乎夷狄所當行之道而忠信篤敬之不離見在患難之位則行乎患難所當行之道而文明柔順之兼至位有不同而君子皆盡其當為之道道隨往而在心即隨往而樂故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素位而行者如此

析講何濬齋曰此節申言素位之事四行字因位盡道所謂率性所謂時中也○上四者特舉其概無入句又放開說言隨時隨處各安其所當為而無不足于心也所以自得者以道之所在而安之耳○王觀濤曰自得即心泰然意九人處逆境而失意生焉固非自得即處順境而得意生焉亦得乎外而非自得自得云者自家性夫本自冲夷恬淡無不足于心者今亦安乎道之所在而自得其冲夷恬淡之趣而已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

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援平聲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合參君子之不願外何以見之看履上位則下交不瀆而不陵忽乎下居下位則上交不諂而不攀援乎上夫陵下而

不得申已之勢則怨其下援上而不得遂已之欲則怨其上今惟正其在上下之已盡其所當為而無所求于人則無不得于上無不得于下何怨之有推是心也仰而不責望于天而窮通得喪一付之自然之理而已何怨于天俯而不求取于人而用舍予奪一歸之適然之遇而已何尤于人所謂不願外者如此

析講陵作威意援附勢意陵下者下文交儻而陵之以非禮援上者上交誥而援之以非分一是心欲其順我一是心欲其底我皆不正已而求于入所謂願外也不陵不援正盡道于上下處即此內看出正已不求一味正已自然無求不怨不尤足上無怨意勿作贊詞看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去聲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命參惟其素位而不願外故君子所為順理安居丁平易之途而窮通得喪聽之不可必之天命若小人則騁私智以行于傾險之途以徼幸于所不當得矣豈能如君子之居且

俟哉

析講上一節既分言素位而行不願乎外矣此則合言以申上意而見君子之異于小人也重君子上小人帶言當做的便是平易不當做的便是險道如素富貴則富貴所當行之道乃我安穩田地貧賤則貧賤難皆然指分內事言俟命指那窮通得喪處君子無心計較也居易俟命一氣說命去天言而人在其中行險者不為其所當然而必逞私智作聰明以為好邪此險道也正與居易相反如此則或貧賤而求得富貴或患難而求得苟免亦非其所當得者但幸焉而已况又未必得幸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音征鵠反

畫布曰正機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參孔疏嘗徵之孔子之言曰射一藝也而有似乎君子之行何者射而失諸正鵠鵠而不能中則反求諸身以為吾志未正體未直而不怨勝已者夫射者之立心如此其即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已之心乎所以有似乎君子也觀于此言而

君子之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何以異是？

析講：孔子之意，明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子思引之，明君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未先補孔子之意，而隨繳子思之意。方是本文，君子泛說。○蔡氏曰：此節又借射以發明正己之功，以結上文。蓋通章總推明行素之學，但良之所居為位，位有得失，惟反求諸身，期于吾身之無失，則無求于外，而自得于我，說到反身而行，素之學始無餘蘊也。○正鵠實射，張布侯而設正，大射張皮侯而設鵠，正之為言，正也。取內志正之義，鵠之為言，直也。取外體直之義，正鵠皆鳥，名小而飛捷，最難射。○此章總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上下天人皆道之費，之小者所在也。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射以君子須以君子為主，不可講作君子似射。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字白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章全旨

此章言君子進道有序，而引詩及聖言以明之。也引詩只言卑適，必合聖言方見行遠自適，登高自卑，意此引言亦只是就遠適高卑中指出一事而言，非以君子之道為此，在和妻子宜兄弟以順父母也。總之此章

以首句為主，登高自卑是譬喻妻子二節是引言，正意都在言外。○饒雙峰曰：自道不遠人而下至此，凡三章皆近裏就寔學者所當用力也。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解：辟，譬也。

參或問：存疑子思謂君子之道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盡性知命，必本于人倫日用之常精義入神，必本于洒掃應對之末。辟如行遠，必自邇者，始焉邇之，馴至遠，處即遠，舍邇無所為遠也。辟如登高，必自卑者，始焉卑之，上達處即高，舍卑無所為高也。道之進為有序，如斯。

析講：君子之道，據或問道雖無所不在，而進之則有序，句可見道字當作道理看，而進修有序，意當在君子之道之下。今說者只說君子進為之方，欠妥。道有高遠，聖人成德之域是也。道有卑邇，下學入德之事是也。為道不知知行二者自知之始，而至于知之極，自行之始，而至于行之極，君子之道下便有此意。下二句特以形容之。○道一而已，遠邇高卑只為世之驚遠高而忽卑邇者立說，故分个階級，欲人知進為有序也。○兩自字不是由近而至遠，由卑而至高之說，乃是謂

行遠只是過處行之登高只是思處登之也玩自過自思二句便見得下章得天命制禮樂等類皆自于因弟文也來以申造端及其之意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

爾室家樂爾妻孥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

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孥子孫也

然序胡不觀道之行于家者乎詩有曰妻子情好契合如鼓瑟琴和之至也兄弟既翕然友愛而和樂且耽樂之久日不變也既翕則能宜爾之室家矣好合則能樂爾之妻孥矣析講此節合下節舉道之行于家者以明之妻子兄弟贊卑通父母雖高遠要亦進道中一事乃舉一以列其餘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親於妻子安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之意

參說說孔子讀此詩而贊之曰妻子不和兄弟身不宜皆貽父母之憂人能親妻子安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而無不順矣乎夫妻子兄弟等于是我猶道之卑邇也父母尊于我者猶道之高遠也必能和妻子安兄弟而後父母順是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事也然則學者之於道忽意卑近而馳心高遠其能至此費之小者也而隱存焉道真不可離矣析講時說拘于行遠登高有漸進工夫謂能和妻子宜兄弟之人則其心和順推此心以事父母則父母之心必至于安樂矣未免免太泥不知子思只取以明高卑遠邇之意耳一字最宜活看○饒雙峰曰室家宜妻孥樂是下面事父母順是上面事欲上面順須下面和始得即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極說得好翼註云註中所謂意者言非盡其定也但就一家之中微分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以見有序之意會此意而求之凡進道皆有序可知矣

右第十五章

鬼神之為德章全旨

此章即鬼神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與前章高

隱見得盈天地間一氣機之伸屈往來而不已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也首節一章之冒德即誠盛即體物不遺也但互渾融講二節正見其盛三節驗其盛四節証其盛驗是定驗証是引証末節歸諸誠是結其所以盛也鄭素臣云人皆索道于隱隱其鬼神而究與君子之道同蓋鬼神不專于微而有顯猶君子不專于隱而有實也所以然者多是定理為之故自然發見于外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
參太全子思引孔子之言曰天地間總是一陰陽之氣其氣之靈處謂之鬼神夫鬼神之為德也至無而含至有至虛而實至寔蓋極其流行之盛矣

柳講註意以其為天地造化萬物故曰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造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以其二氣之靈自然如此故曰二氣之良能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而言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而言而意重在一氣○朱子小註云二氣之分是一氣之運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總是動靜之氣幾左伸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性情便是二氣之良能功效便是天地之功用○鬼神之德言鬼神寔然之理包下誠字即是屈伸往來之妙非別自有德盛字意重在體物不遺上寒暑日月春夏秋冬即鬼神所以往來所以生長者乃鬼神也若謂日月寒暑春夏即鬼神則又視可見聽可聞矣蓋日月寒暑之往來春夏之生長即是物而鬼神之所以為體者耶○章句言性情又言功效亦非無謂此都是就體物不遺看來方下此字直性情猶言才調蓋能體物處是其才也此鬼神之性情到那體物處是功效蓋其才之見于用也此鬼神之功效也蒙引云鬼神三民註蓋程子之說未見鬼神是陰陽之二氣也故用張子之說繼之張子之說未見二氣之良能寔一氣之屈伸也故朱

子又以一氣貫之。然後鬼神之事盡矣。其註為德猶言性情功效。猶字則性情功效勿入。講先章云。鬼神之為德。只是鬼神之為。鬼神最要。○方氏曰。性情言其體。功效言其用。鬼神生長斂藏是孰使之。然是他性情如此。若生而成春。長而成夏。斂而成秋。藏而成冬。便是鬼神之功效。○天下無性外之物。鬼神亦道所在。鬼神體物不可遺。尤見此道無乎不在。而不可須臾離矣。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朱大全張子何以見其德之盛也。凡有形者皆可見。鬼神無形也。視之而弗見。凡有聲者皆可聞。鬼神無聲也。聽之而弗聞。然鬼神無形聲而遍體乎形聲之中。故就物上觀之。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神之至而伸也。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消散。鬼之反而歸也。陰陽之氣有合有散。物所以有始有終。故鬼神之德為物之體。凡物無有能遺之者焉。夫盈天地之間皆物也。皆鬼神之所體。而不遺者也。德之盛也。何如哉。

析講此節正言鬼神為德之盛。三句一連說。歸重在體物不遺上。○蔡氏曰。鬼神是物之體。物是鬼神之體。用鬼神有屈伸合散。故物有變化。始終然。變化終始處可以見聞。屈伸合散處如何見聞。得由此說觀之。可知不見不聞。正是他體物不遺。處無可見聞。孔子之意要由隱說到顯。而極表其盛耳。非體物不遺外別有。不見不聞者為之體也。○見湖云。物之終始。始終二字非遺。生死字看是萬物之呼吸喘息晦明變化晝夜代謝死生皆是陰陽字。鬼神二字內皆有。蓋一氣是原于一氣也。○朱子曰。此三句指鬼神之德。言所謂體物者非先有是物而後體之。萬物之體即鬼神之德。鬼神即在物中。做物的骨子。一般不可遺。是物不能遺鬼神。○或問小註。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良之幹事。亦猶是也。○不是有此物時方有此鬼神。乃是有此鬼神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又不能遺乎鬼神也。○體物是為物之體。凡物多是鬼神為之主宰。○弗見弗聞。德之微也。體物不遺。德之顯也。○按此已是微顯字末節。又特指點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齊側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入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祭本全何以見其體物不可遺也且以顯而易見者言之鬼神之神之靈能使天下之人畏敬奉承各隨所當祭者齊明以肅于內盛服以肅于外以承奉乎祭祀誠敬之至自家之精神集則彼之精神亦集但覺鬼神之靈洋洋乎流動充滿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焉此可見其發見昭著無往不在而體物不遺之一驗矣

析講上文鬼神自造化而言該得廣濶此節于鬼神中抽出所當祭之鬼神言之蓋舉易見者以為驗也若說借祭祀之鬼神以明陰陽之鬼神則是天地間有一鬼神矣使字重看乃陰驅默鼓之意見得鬼神之靈能使人如此洋洋亦重鬼神印著上就祭時所見如此曰上曰左右見得滿眼都是鬼神隨祭而隨在非恍惚不可為象意于此能體何物不體于此不遺何物可遺此所以為德之盛也體物不遺鬼神即在此心內惟此心有鬼神故祭祀時感通如此存疑下神之格思亦是此類之神但不必就祭祀言之耳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敦

詩本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祭序鬼神之體物豈獨祭祀時為然詩有曰神之來也不可測度則屋漏之地極其誠敬尚恐有愧况可厭射而不敬乎觀于詩益信鬼神無物不體也析講曰不可射思即上齊明承祀之義也曰不可度思即上洋洋如在之義也而鬼神之體物不遺于此又可証其基本意雖是應上節寔是証體物不遺之驗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扶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桑木全夫鬼神不見不聞甚微也而乃體物不遺若是其顯

而不可揜何哉蓋鬼神是氣之屈伸而其為德則天命之是理所謂誠也一誠之始一誠之終故流行于萬物之間在在著見而不可揜有如此夫鬼神之盛為何如哉由子言觀之益見道之兼費隱包大小而不可離矣析講此節總括上文意指點出誠字來以見鬼神之德無非中庸之道也不可揜句是直斷語不是推開語微字指不克聞說顯字指體物不遺說不可揜即是顯字意誠之不可揜正見鬼神之德之盛此字歸顯一邊亦即是不可揜也凡天下之無形聲者類皆無這事無這事便是偽了偽則終于微而何以能顯惟鬼神則雖無形無聲而實有其理陰陽之合寔有是合故合則為物之始陰陽之散寔有是散故散則為物之終在在著見不可揜也如此夫所謂誠只是寔有此鬼神非鬼神之外又有所謂誠也蓋誠即造化陰陽之理寔有是氣即寔有是理折開不得○饒雙峰曰中庸誠之一字左見于此為後言誠張本陳新安曰微字與誠字對顯字與不

地有憾焉飛魚躍等一樣固即明白○胡氏曰前言君子之道以人道言此言鬼神之德以天道言人道其用也故先言用之費而體之隱者即在費之中天道其體也故先言體之微而用之顯者亦不出乎微之外言固各有當也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

大孝章全旨

此章總見舜之盡孝格天以見人當不忽于庸德意大孝是全章綱領而德為聖人又尊富饗保之由得天受命之寔也故次節以下皆以德為主而孝字意已在其中可見孝德原非兩樣舜之大孝即舜之大德舜之以德受命即舜之以孝格天無二理也細分段落首節贊舜孝言其德福兼隆次節抽出德為聖人見大德必獲福一節四節言天因而人受以引起末句末節承天意詩詞決德必得天以申結次節之意總于大德上見其孝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

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一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合泰子思引孔子之言曰凡事親者皆當盡孝然惟古帝舜其極盡乎孝之量而為太孝也與何以見其太孝也大為人子者非德不足以顯親舜則生知安行德為聖人不同于三德六德之行是其德之至而所以顯其親者亦至矣非貴不足以尊親舜則受堯之禪尊為天子不等同于諸侯太夫之位是其尊之至而所以崇其親者亦至矣非富不足以養親舜則富有四海之內不侔于一國一邑之祿是其富之至而所以養其親者亦至矣又且上而宗廟享其祀而為親報本于前下而子孫保其業而為親垂祿于後此其孝實出于人情願望之外者大何如與

析講太孝非常之孝以其不限乎分而克盡乎心也下五句正見其為太孝之實德雖是尊富享保之本此節只開說乎重而各句總歸太孝上子孫不言商均而及虞思陳胡公之屬者舉其雲初之遠者言之也舜孝古今不常有然只完庸德分量舜其太孝一句是領德為聖人五句是目○唐虞立

五廟夏氏因之是其享五世也保之只是保諸侯之國不是保天下與武王不同○夏后之世猶封虞思至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娥滿封之下陳滿謚胡公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舜序舜之德福兼隆固所以為太孝然德為福之本福乃德之驗故舜有是聖人之太德而德極其至必然貴為天子而得其位必然富有四海而得其祿且必然人人稱頌而得其名必然多歷年所而得其壽乃本然當然不求而自應者析講上言德福兼隆總歸于太孝此則以德為主而言德所以致福也太德即兼太孝在內○此節即舜之事而論其理如此乃因舜而言非專就舜言也然章句以舜百有十歲壽得壽句則位祿名壽定貼舜說亦自不妨四个必得內便含有德之格天天之眷德意須句句抱定德字則其字方醒蓋位以官有德也祿以養有德也名以彰有德也壽以徵有德也位即天子之位祿即四海之祿名壽即在天子上說○上節不及壽此乃言壽可見上文意重大孝上不重目已獲福

此方以德為主而言其理當得是福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則覆
參序德至而福自應凡此皆天意所在也故天之生物也必
因其本然之材質而篤焉故物之栽者根本完固承受得
天之化育便以培之若夫物之傾者根本先撥承受不得便
以覆之天只是因物付物非有私意于其間固其自取耳
析講物字兼動植言材質謂物之本質也篤舊說謂厚也加也
兼培覆意近說多主好邊說故栽培一句緊承而傾覆一句
只帶言之耳此說較是○天只因物付物不是有心故曰因
說不因其材而後篤之則不概篤可知○栽者元氣完固氣
化自與葵着恰似有物扶持他傾者氣無所受而斃恰似有
物推倒他故曰培之覆之也○存疑云此條語氣言天之生
物如此今以舜之大德而祿位名壽之必得者固上夫因材
而篤之意也○此與下節一喻一証俱輕看不可與末節對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

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賞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參淺說不觀之詩乎詩有曰可嘉可樂之君子有是顯顯之
美德既安于在下之民又安于在位之人以此能受祿于天
不惟保護其身作真其行命為天子又自天而申之保佑命
之不已使長享福祿于無窮也夫天生物之道如此則舜之
德正栽者之宜培也眷德之意又如此則舜之德正自天申
之者也以德獲福豈倖致哉
析講憲憲二句正是嘉樂保佑命申正是受祿申之即保佑
命之不已也○餽雙峰曰栽培傾覆只將天之生物喻天之
眷聖人顯顯令德便是栽受祿保佑申之便是培○存疑云
此條語氣言君子得天如此今舜之大德而祿位名壽之必
得者固即君子受祿于天之意也○上節重因字此節重受
字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衆序由天意觀之故凡有太德如舜者必然受天申重之命而爲天子以示篤厚之意享祿位名壽之全固理之必然而無疑者舜以聖人之德尊富享保以成大孝古今所不可及也由子言觀之孝庸德也而極其至可以格天則道之費大矣道其可離乎哉

析講章內六必字總是一意此一句總結上文言受命則祿位名壽之兼得尊富饗保之必致皆在其中矣受字可玩直是大德能受非天私與之也○首節德福平說文節故字承上以德得福側說三節故字又承二節出天意四節因天意以詩証之末節故字又承上詩中受命字結之次節故太德起末節故太德結中二節相承遞下舜步步在言內定步步在言外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孝爲庸行是小推而極之至受天命是大無以盡乎費之小則亦無以極乎費之大意本前黃氏夫子立言本意只是歷序周家世德而子思引之則以爲世德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也蓋皆天理作

無憂章全旨

用莫非時中之道故曰道之所在大旨尤重文王上首節文王作述得人而無憂下詳言子述之事正見其可以光作者而文之所以無憂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衆淺識子思引夫子之言曰自古帝王創業守成皆未免有所不足乎心是不足處即憂也若遇天倫之盛而無可憂慮者其惟文王乎何以見之文王以王季之賢而爲之父以武王之聖而爲之子父焉克勤王家而作之于前舉文所徵者皆先爲之矣子焉不承厥志而述之于後舉文所未爲者皆能爲之矣前後皆得其人作述皆有所賴既無闕闕之勞復無廢墜之患夫何憂也

析講郭兼山曰憂勤者文王也無憂者自後人觀文王也○胡海陵曰舜禹父則瞽鯀堯舜子則朱均所以惟文王爲無

憂○無憂以遇言不以心言猶云不愁前無所承後無所繼云耳以王季一句只言父資子聖作述二句言上有所承面不必于更化下有所托而不慮其失墜正見文王所以無憂處作只言王季舉其親者而言也述只言武王舉其尊者而言也大王之作周公之述亦包在內○既曰父作之在文王必有所以承之者既曰子述之在文王必有所以開之者此處何得無憂惟文王盡道所以無憂也若說文王作安間無事之人則失之矣○作述只間間就經國事業說不可講王業上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下同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太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太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紂序以述者之事言之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三分有二我周世業也惟武王克纘之本不期于有天下也迨其後紂惡貫盈不得已而伐之于是著戎衣而遂有天下夫以臣伐君其事不順其名不美宜乎顯名之易失也然天下皆諒其為應天順人之舉而無利天下之心故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于是變侯為王而尊為天子化國為天下而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而七廟祀然子孫保之而千年方永其述之之事光大如此

析講此節正言武王子述之事纘緒與繼述不同纘緒纘周之舊業本不期有天下也此就未有天下以前說若後章有述則就有天下而創制立法說耳戎衣以卜只開開承上說去却是後日事尊富享保要說得與舜禹彼是匹夫而有天下此是由諸侯而有天下也○或問云舜禹必得其名武言不失顯名語意亦有斟酌○纘緒纘其積德累仁之舊業也下皆承此說去只可云光大其業造以有天下為纘緒之寔便于太王王季文王臣節有碍

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

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未猶心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紃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太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
參序不但武王能述也武王當此受命為天子時蓋已末年矣凡所以述文王者尚未及備是文德未成即武德未成也周公乃成文武之德展其欲展之孝思廣其未廣之恩意如古公季歷以及先公皆王業所自起也向特證以侯爵公則推文武之意近而追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不王其身而

王其號矣遠自組紃以上至后稷向特祭以侯禮公則推文武之意而皆配以天子之禮不王其號而王其饗矣斯祀禮也乃人情之至豈獨為天子設已哉于是又制為禮法下而達乎諸侯與大夫及士與庶人使皆得緣分以自盡如父為大夫子為士父沒之時葬則以大夫而祭則以士非貶也如父為士子為大夫父沒之時葬則以士而祭則以大夫非僭也葬從死者使死者得以安其分祭從生者使生者得以伸其情天下之通禮也觀士與大夫則諸侯庶人可例推矣乃更有喪服之制期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天子皆通行之蓋以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子于父母喪服無貴賤之分一而已祭祀殺于下而上致其隆喪禮詳于下而上有所畧皆文武之德所在而周公成之以全其子述之事如此由予言觀之文王之無憂武周之善述統之皆道之大而費也道真不可離矣
析讀此節成德以上言國公克成先德下皆成德之事亦皆周公所以全其子述之事未受命未字見武王無利天下之心此句要添出文王但不要說拘于勢而不為只說文王既沒而不作故未能得時而制禮武王既老而受命亦未及因

時而制禮然使文武當周公之時而在必將制禮以孝其先而及天下故周公相成主而成其德謂之德者尊親之孝乃人子志意所在正所謂肅德也此句須講得斟酌成武之德即以成文之德周公之述正以成武之述如此說方與無憂章脉關合下文典禮成而文武孝養先人之志已遂禮制通而文武孝治天下之心亦伸總是成先德也文王本無此意而兼言之者俱是設以身處其時而察其心也蓋尊祖敬宗之心文武所同武主身為天子時文主已追王矣則文主如在亦必追王其先也且追王則祀以天子之禮而祭用生者之祿可知先公則祀以天子之禮則追王之制固不與可知非獨親疎異亦以功業不同也天子之禮如九獻以為節小伯以為舞便是斯禮也以祭禮行于上者言制為禮法以及天下者蓋孝親親本人心所同達之者使言因分自盡皆得用生者之祿以祭其先也○父為士八句亦示凡例耳若父為庶人子為士父為大夫子為諸侯之類可以例推若父為諸侯子為大夫則支子不祭而自為大宗矣期之喪伯叔兄弟之喪也自庶人上連乎大夫止者天子為天下之君諸侯為一國之君而伯叔兄弟皆其臣君無為臣服之禮故絕而

不服親不敵貴也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之義前世所未備周公立為定制便為千古不可易之經○大全陳氏曰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成德是成其德非成其志追王二句是成其以孝祀先主之德斯禮也以下是成其以孝治天下之德○王氏曰武王晚而受命初定天下追王及于文考至周公定禮制追王太王王季故不言武王追王也祭從生者武王為天子祭先公用天子之禮其義當然下所謂推已以及人也○史氏曰未受命何不是結上節意乎是引起下文追王上祀之意而言耳○存疑云觀章句大夫降則期之喪亦不達乎大夫○周公成文武之德管到末斯禮也只管到祭以大夫處期之喪以下又是轉語○葬禮只與祭禮相形言之重貴一邊喪禮一段亦因祭禮而及之耳葬祭只言太夫士不及諸侯庶人者諸侯繼世有國庶人繼世無位不待言也若父子世為大夫世為王者其禮亦不待言矣期之喪諸父昆弟之喪此一達字與上達字不同上達字謂自上達下此則自下達上也木二句只申明三年之喪一句註推已及人之意即文武之意而周公推之也

右第十八章

達孝章全旨

通章以達孝二字為主善繼善述正是達孝而所制祭祀之禮是正繼述之善處未及兼郊社而言見享帝與享親共一个意思以見其達孝非未質又別是一意蓋孝治天下乃達孝之大者而其理不外于祭祀故并及之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合於子思引孔子之言曰凡盡子道者皆可以語孝而不可以語達孝也惟我武王周公之孝所以體道盡倫隨時盡制者皆人心之所同然而期自盡者也其天下稱之無有異詞者乎析講武周處要見為君為相意達孝二字貫通章須照下文發議時說多主孝之通乎人心而言而達字即達乎諸侯之達俱欠真切大意言武周之孝乃天下人人通謂之孝而所以通謂之孝者以其盡倫盡制貫幽明格上下合乎人心之同故也左與通章有關會○項氏曰舜為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及也武周為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能易也此蓋古之盡倫盡制者故舉之以為訓○存疑上章言武未周公之事此因以達孝稱之所謂承上章而言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參後說夫武周所謂達孝者何哉凡前人有志主述而成就之為繼不必前人在日有此志而吾之所存念天則隔世相感是為善繼人之志前人有事可法而遵行之為述不必前人在日有此事而吾之所為當可則易地皆然是為善述人之事此所以因時盡分一酌乎理而推四海傳萬世而為達孝者也

析講此節申明武周所以為達孝也兩人字指先人說繼述俱就有天下而制作上說左與下文關切蓋此節乃下四節

之冒也志與事一般存諸心則為志見諸行則為事有是志即有是事繼志述事非必先人在日有欲為之志已行之事而吾繼述之也凡理所當為時所可為而又分所得為先人若未亡亦必有是志事吾為之體其志而行其事便是善繼善述真西山曰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通變而通變亦繼述也○大意兩善字尤重在變通一邊○章句續先緒相先德者繼述之大也制禮通于上下者繼述之實也○通于上屬春秋節節通于下屬宗廟節○達孝二字且虛講其實在善繼善述善繼善述亦且虛講其實在下文春秋祭祀制禮作樂而治天下莫能外其引上章解此節者集註不過因首節承上章二字而類及之非此節正解也

春秋二節總意

此二節正所制祭祀之禮皆祭禮之行于天子者自天子以下則由此推之蓋舉上以見下也觀此節註云天子七諸侯五等句可見下節註中獨言太廟言公卿大夫亦舉天子之祭以見例也春秋節以時祭言謂分祭于各廟宗廟節以大禘言謂合祭于太廟時講有謂不必分時祭祫祭者不可從諸侯有時祭無大禘時祭者四時各一祭也大禘三年一行大禘五年一行禘不以時故為王

者太祭○古人廟制雖皆南向然主則居西而東向古人室之戶從東入以西為上祭者以東為下向上而祭凡廟主在各廟皆東向及祫祭于太廟則惟太祖東向餘則向南者為昭向北者為穆○上節是事神之敬下節是待下之周而待下周亦所以事神謹蓋兩條俱是所制祭祀之禮皆為祖宗而設也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太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參序其繼志述事謂何則其大乎祭祀之制也自春徂秋四時皆有祭祖廟有九平日皆修除黜陟至祭則更加修除黜陟示嚴潔而不敢慢也廟有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先祖所遺之器存焉至祭則出而陳之示能守也廟又有先祖之遺衣服藏焉至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先王之尸服衮冕先公之尸服鷩冕凡冕服皆衣纁而裳緇設之使神依以象生時而

致吾如在之誠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則因其所生熟而祭以奉人者薦神而將吾思齊之敬也蓋祀神之致其謹如此析講此節昭穆下敬其所尊看四時皆祭而獨言春秋者錯舉以概之也修廟是洒掃整飭常使嚴潔之意陳設薦三項皆祖廟中事是豆登常制外禮以義起聖人無窮之孝思也備考七世之廟在商時已然周以文武親盡當祧而有功德當宗別立文武世室百世不遷故周獨有九廟自後穆祧者藏文世室昭祧者藏武世室○龜山曰宗器于祭陳之示能守也于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為去聲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眾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眾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

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合參然祀禮之行不惟致敬于祖考而在下承祭者待之亦無不周焉凡祭祭于宗廟同姓畢集其序立之禮乃所以序其孰為昭孰為穆使世次不紊親親之義也至于異姓助祭外服自公侯而伯子男內朝自卿大夫而士序之以爵別其等級而列其班聯乃所以辨其孰為貴孰為賤使尊卑不紊貴貴之義也其同姓異姓與祭有職事序以所司乃所以辨其德行威儀與駿奔之能使之因事呈材賢賢之義也迨祭將畢飲福酒同姓兄弟獻異姓賓賓酢兄弟又復酬眾人來錯以偏為旅酬當此旅酬之時則賓兄弟在下之子弟各為在上者舉觶乃所以逮及賤者使之隨分伸敬幼幼之義也祭已畢異姓賓退獨燕同姓于私寢以示恩惠則以毛髮辨坐次所以于尊卑中各序年齒以加敬老老之義也武周祭儀之周如此析講此節昭穆下愛其所親看全節皆宗廟中事之禮謂宗廟中生者序立之禮此以位次言所以序昭穆雖即序生者之昭穆然此以世次言蓋宗廟嚴子孫位次之分者所以明昭穆世次之倫也○宗廟序立之禮如分子孫左之右之以別

其階因左右而先之後之以次其等使班列各有定位而諸父不得與諸子齊班諸子不得與諸孫並列也所以序昭穆者序其何都為昭則昭與昭並列而穆不得以間之并昭之在孫者亦不得進而列于祖序其何者為穆則穆與穆並列而昭不得以間之并穆之在祖者亦不得退而列于孫世次所以不紊也○助祭有公侯卿大夫之不同因其爵之尊卑而次其班位則列于前者為貴列于後者為賤故曰辨貴賤也蓋爵之貴賤觀其所序立則可見矣序爵異姓也同姓者不與若兼說同姓則盡已在昭穆不得復分身爵列矣○祭必有事如為宗而詔相為祝而祝嘏為有司而贊裸獻執豆蓬之類皆是也必擇其能者授之所以辨其賢之大小也蓋賢之大小因事而見事一序則為其大者賢之大為其小者賢之小而不賢弗得與矣○序昭穆與序爵序事各不相混不相涉看來群昭群穆做一處序公侯卿大夫階祭者又做一處序執事者則各布列于其所司之位○旅酬之禮行于受釐之後祭將畢之時眾兄弟舉觴于兄弟之長眾賓舉觴于賓之長長兄弟以此觴而飲長賓曰獻長賓以此觴而飲長兄弟曰酢長兄弟又先自飲而復飲賓曰酌謂之導飲

于是眾兄弟及眾賓皆如是獻酌而交錯以偏無不飲者此禮即天子主祭飲福酒推而及之欲神惠徧于廟庭而獨言逮賤者是就中取下為上一端言之以見聖人禮意周密耳○此賤字是年之幼者無爵之人也上辨貴賤賤字是爵之卑者有爵之人也各不同○各舉觴于其長非各勸其長飲也但歸觴于其長其長則將此觴往勸他人飲耳○毛髮之色別長幼謂昭與昭列長幼穆與穆列長幼使長者在前列者在後不相混也左昭右穆者死者之昭穆也群昭群穆者生者之昭穆也必以太廟言者惟祭太廟之時則眾廟尸主皆來故群昭群穆咸在若祭各廟惟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得群昭群穆咸在也陳氏曰昭在左為陽取陽明之義穆在右為陰取陰幽之義父穆則子昭父昭則子穆也子孫亦以為序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胡雲峰曰序爵所以貴賤者宜在畧下為上則賤者得伸其敬矣序事所以賢賢老者若所畧燕毛則與老者獨加敬矣禮意周浹如此蒙引宗廟二句今主生者章句特原其由○麟士燕毛序齒恐大約不離序昭穆意但彼是祭時此是燕時耳○此節上五句是言其禮下五句是推其義治國如示掌

意已備于此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合泰凡此所制祭禮皆武周善體先王而為之者也先王對越神明有位焉今日之位雖不同先王之位然使先王在天子之位則理所當踐者亦必踐也則以為踐其位先王祿獻登降有禮焉今日之禮雖不同于先王之禮然使先王操制禮之權則理所當行者亦必行也則以為行其禮先王聲容威格有樂焉今日之樂雖不同于先王之樂然使先王操作樂之權則理所當奏者亦必奏也則以為奏其樂先王所尊者祖考今春秋備舉用致誠恪以敬其所尊則能體先王報本之心矣先王所親者子孫臣庶今序逮兼行合展歡心以愛其所親則能體先王錫類之心矣是則武周奉事先王雖

先王已死而事之如生雖先王已亡而事之如存真善繼善述而孝之極至也非達孝而何

析講此節結上兩節意踐位三句總承上二節愛敬二句分應上二節死生二句承上五句而贊之末句正應前善繼述而申其為達孝也此節要結出繼述意五字其字最重蓋上一節皆是先王欲為之志必為之事使先王而在今日則處得為之時與可為之勢其祭祀之禮亦有不得不如是者武周則代為之舉行而已此正繼志述事精神貫徹處敬所尊二句有二說一說合踐位三句作五句看一說本上三句言武周制為此位此禮此樂所以敬所尊愛所親從前說較是○主祭天子相祭辟公及九獻八佾等雖先王至此理有必然故曰踐其云云○達說此節不用着力生意只蒙上二節結之踐位五句申結上二節事死二句承上五句而贊之孝之至正言其善繼述○麟士註其指先王亦只指文王耳本王王季在所尊內○自其孝之極盡而言則曰至自其孝之通稱于人而言則曰達其實一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

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太祭也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參達說然其所制祭祀之禮不但此也總而言之有郊社之禮焉冬至有祀于圜丘夏至有祀于方澤果何為哉蓋天地生成其益無方所以事之而蒼上帝也有宗廟之禮焉五年一禘而合享三月一嘗而分薦果何為哉蓋祖功宗德其被無窮所以祀之而報其先也夫斯禮也與斯義也惟聖人制之亦惟聖人明之苟能因文以達其情默契其精微之蘊吾見明于享帝之仁者必知仁育萬民之道明于享親之孝者必知孝治天下之理其于治國也不甚明且易而如示諸掌乎夫明于祀禮而即可通于治信非武周不能作也子之稱爲達孝者如此要之皆由庸行之常而推之以極其至也此可見道之費而不可離矣
析講此節近說多惑胡氏之說謂上孝之至句已結个達字

此又別是一節誤甚不知第二節章句云所制祭祀之禮已該得此節了蓋武周所制祭祀之禮不出郊社禘嘗而上文只說得祭廟之禮且亦未見制禮之精意故此節悉舉其禮制而言而深贊其意義之深遠見得先王之志事所在非武周不能繼述之而有此制作之妙益以見其爲達孝也郊社宗廟俱從武周有天下以後異乎前人處說方與達孝相屬言上帝便該后上在內言其先便包得遠近祖宗在內明于以下不重在治國上正贊其意義之遠深也明字須深看不徒知得而已廣平遊氏曰聖人享帝爲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享親爲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則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始可以言明矣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互文也禮必有義合看只是祭禮之義示諸掌非言治國之義蓋言治國之理爲易見也○此節不是達孝外意蓋周先王列在侯服有社無郊有嘗無禘武周因時而備其制皆善繼述內事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通章以人存政舉為主文武之政至蒲盧也言人存政舉易故為政七節言修身以屬人存而末云知所以治天下國家已帶到政上凡為天下四節言九經以屬政舉而未云所以行之者一仍歸到身上凡事以下又自上文兩一字總歸于誠盡人道以求誠乃所以人存而政舉也章中頭緒雖多只重修身二字合禮義以盡仁合三達德以行五達道皆修身之事而九經仍以修身為首可見修治總來一个工夫其要不過曰誠其功不過曰擇執要曉得俱是論政不要像講學蒙引孔子雖不得位而其所答哀公問政之言則皆論得位者之事然則夫子之得邦家其所設施可知矣故子思引以經大舜文武周公之緒蓋其體用全備費隱大小兼該一皆堯舜以來允執厥中之旨雖為哀公而發其定萬世君師之要道也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序此引夫子論政以明中庸之道蓋兼費隱包大小而言也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參序夫子對曰政莫備于文武文武之政布列在方策之間班班可考只是那一時君臣今已往了今世苟有如文武之君臣者出其人存則其政舉行非徒法也不然其人亡則其政息方策所載徒為陳迹亦且奈之何哉
析講此節言人存則政舉下節遂言人存政舉之易也三代之政至周大備而哀公又周之子孫文武之政乃祖宗之家法故告之以此政所包甚廣下九經特標高之耳人存非文武之君臣尚在君臣盡道即文武之君臣未亡也○大事書版小事書簡○人存政舉一章主腦自始至終不是說人存便是說政舉○人字雖兼君臣實略重君一邊觀下文取人以身與不可以不修身等句可見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夫音一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爲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泰序人存何以政舉蓋以人之爲道主于有爲也能敏政君臣一德則百度振飭矣如地之爲道主于發生最能敏樹土麻滋潤即百昌培植矣然敏政猶如敏樹非泛猶夫樹也夫文武之政也者本朝之制作最爲精詳合人情宜土俗又表小易行即如樹中之蒲盧也得人以舉之其敏更當何如析講虛齋曰上二句重人字下二句重政字蓋上言人道易于舉政下言政本易舉若得能舉之人其易更當何如細玩語意上二句特概言其理人政字泛說下政字乃定貼文武言耳顏氏曰以蒲盧喻政之敏猶孟子以置郵喻德之速也爲政一節言爲政在修身而修身之要在仁義禮故君子節則申言爲政可不修身而修身不可不盡仁義禮之先務也

爲政在人三節總意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一家語作爲政在於得

入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自臣而政無不舉矣

合泰惟人道敏政故人君爲政在于得人蓋賢臣爲輔而後綱紀共理也然人不自至其取人則以君身蓋標準既立則取舍自明而後賢才樂附也是身爲取人立政之本所係誠重矣然身何由端其修身則以道蓋道所以範圍乎此身者惟使一身之舉動皆從細常倫紀周旋則所接各當于理而身無不修也然道又豈虛具節貌爲哉其修道則又以仁蓋仁所以貫徹乎此道者惟彝倫間皆惻怛慈愛的真心尚流無間則道無不盡身無不全也如此則君明臣良而文武之政無不舉矣

析講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推言立政之本也在人人字與人道一字稍別上兼君臣此專指賢臣也取人以身身字專指君身然只是因圖說修身則人不得不修身則人不得句中有此兩意修身以道一句爲通章綱領而身字尤重下文仁以修道義以輔乎仁禮以節乎仁皆爲修身內事以仁仁字

就愛一邊說五倫中若無此相親相愛的意思豈成得箇道理所謂經綸非肫肫不可也陳新安曰仁其身三字精妙以三字包括修身二句能仁其身是君身修而有君矣以身取入則得人而有臣矣有君有臣則人存而政可舉此所以應上文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之說○道即五達道仁即達德知以開其始勇以要其終仁字固該得知勇○道者衆理之總名仁者一心之全德史氏曰修道以仁即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之意○存疑以道修身是以身去體道使身皆在道理中則身自是而修矣○五達道亦舉其大者而言耳若一身之視聽言動衣服飲食之類皆是修身中事不可枚舉在人以類而推○蒙解修道猶言體道也與修道之謂教修字不同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理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糸序修道固以仁而仁者何謂也即具此生理而有惻怛慈愛之人也仁無所不愛而親吾之親爲大蓋親者身之所自出罔極之恩也良心之發于此最爲真篤是五倫之最切者凡道中倫族皆自此而推之也仁之裁制爲義義又何謂也即分別事物而使之各得其宜者也義無所不敬而尊賢爲大蓋賢者親親之理所由之以講明也仁心之發于此顯其輔是五倫之最急者凡道中施用皆自此而通之也至于因父母而及諸父母見親之有隆殺由師事而遍及友處尊賢之有等級有節有文無過不及此又禮之所以發生者見而非私意之爲也是義以宜之禮以節之皆修道以仁者之所必及也此修身之要也

析講此發明上仁字而言仁之大處因并及義禮總是修身之要也仁者四句見得修道以仁者必須親親上做起欲仁親以爲修道之地者必須尊賢上着力兩爲大以切要言不以擴充言仁義禮俱主已發邊說要之禮義只是成就今人以仁其身而已人生一物也仁生人之理也縱成不仁便有這仁故以入訓仁所謂道即器器即道而仁非外錄可知親親主父母言下殺字方義諸父昆弟在內親親對下君臣大

婦朋友等看不對仁民愛物看上文修道句言五達道皆須以仁也曰親親為大言所急尤在親親下文思修身一句便繼此意說仁又說義歸重在知人上是欲用賢以講明五達道之理意之所歸在干說智即後面所以行之者三之智也亦對五達道看不對處事物看蓋能尊賢則親親之理明而五達道之理亦將以次而明矣說義又說不禮歸重在知天也故下文思事親四句繼此五句意○此節申明明修道以仁之意仁即人身生理其所包括有禮有義即有等殺有仁方始有道盡道正以盡仁○仁者人也言其所以盡仁不過盡人道而已○親親行仁尊賢講學皆修道之本亦皆修身之本也○殺如一本加隆九族次之等如大賢為師小賢為友生字當發見看有自然而不待安排之意等殺處即是禮非禮在性中生出此等殺也○關上親親為大只在仁字內相較親親之殺方是于親字內相較語各有次第○蒙引仁者人也與孟子子仁也者人不同彼以心之德言故曰舍而言之道也此以愛之理言故曰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宜字主人言蓋事理本有所宜人則從而理會其所宜故曰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分別便屬人矣如尊者宜尊從而尊之之類尊賢之義是知人尊親之有等殺是知天同是智也曰義曰禮却都歸在智上惟親親依元是仁存疑看來尊賢亦只在五達道中朋友內聖人既于五達道中舉人親親來說又于其中舉个朋友來說非是于五倫有所偏重也亦人用功切要處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課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

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參存疑合而觀之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是身固取人立政之本也故君子不可不修身以端其極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而仁以親親為大不事親則無以盡仁而盡道故思修身不可不事親以敦其本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不知人則無以講明事親之理而格其親睦之心故思事親不可不知其人之賢以得其助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秩天敘之禮

也不知天則本原未徹品節不明賢且親之失宜矣凡事親乎故思知人以爲事親之助不可不知天以無涯乎所施而盡其天理自然之則焉由知天以知人由知人以事親則仁自親始道以仁行而修身之事全矣

析講朱子云此節却是倒看根本在修身然工夫得力處却在知天知天是物格知至知得个道理當然處能知天則知入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虛齋**云事親便罷不必過混蓋事親亦在所事中莫中沈云只還他事親便罷不必過混蓋事親固舉重以概其餘也知人知等字看非是知其賢否是知其賢之大小也上言等親此言天者蓋禮出于天所謂天敘天秩也知天兼承知人事親而側注知人上知云欲知人以爲事親之助不可不以知天左是知人不獨講明親親之理凡修身之理無不講明知天不獨能知人凡修身之道無不知矣總以修身爲主○上兩節既推爲政在修身而歷言當務之所在此節又申言爲政當修身而歷言當務之所先以責成于君子也○前言修德以仁所重在仁以明爲政之本在于仁也此言事親在知人知天智又關係修身又明爲政之端在于智也下文因是出知仁勇以盡其義修身即誠身也

事親即順親也知人知天即明善也○**王觀濤**曰知天要講真切處凡日用彙倫在在有自然之則是天理發見之真也欲知人而不律之以自然之則非以喜怒哀樂吾之意即以毀譽狗人之情何以知人故曰不可以不知天○此結上二節言修身之要務也下三節言修身之全功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

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蔡存疑試舉修身之事詳言之修身固在以道然其道非一端也天下所共由之達道蓋有五焉焉修道德固在以仁及知天然亦非一端也所以行此達道者有三焉五者何曰朝而君臣也家而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外而朋友之交也此五者人之大倫古今共由乎天下之達道所以修身者也三者何心之明睿以知此道為知心之至公以體此道為仁心之剛健以強此道為勇此三者天命之性人所同得乃天下古今共有之達德所以修道德者也然要之三達德之所以行乎五達道者則一而已理惟一是則私欲不聞知是寔知道自此知仁是寔仁道自此體勇是寔勇道自此強而不徒三與五之名已也

析講此節就人所同具而言五倫俱是屬于身者當以身字作主言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而不言親義序別同者有物必有則言物而則自在其中矣朋友獨加交字以友必相交而成也知仁勇就性分所賦說註中所以知此體此強此不是正註正解所以行達道意兩個所以行之之字俱指達道言所以行之者一也言達德之所以行達道者一而已二字與三字五字例看但所指則是誠也誠只是箇寔是之

心貫徹乎三達德寔有是知仁勇便是誠便是行達道處非既誠了方有此達德有此達德了方去行達道也誠德道總是一時事朱子曰知屬智行屬仁勇是勇于知行智仁非勇便行不到真西山曰道雖人所共由然其知不足以及之則君當仁臣當敬之類未必不昧其所以然知及而仁不能守仁守而勇不能斷則于當行之道或奪于私欲或蔽于利害者多矣德雖人所同得然或不誠而勉強矯飾則知出于術數仁流于姑息勇過于強暴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于誠一者誠也三者皆寔寔而無妄之謂誠○黃氏曰知所以開其途誠所以遂其工夫只是成就一個仁誠而已誠在達德之中○自此以下四節只是申明上文之意上三節總是在說為政在修身而歷推修身之要此三節只詳修身之事也三節又析言之則達德節是言道行于德而本于誠生知節詳以德行道一事好學節求以入德之事也○上三節言修身之事已有達德行達道意但言道而未明言其何道言仁言知人知天雖有箇智意而未嘗類舉而顯言之于勇且未及故于此備言所以修身達道有五不止是親親也達德有三不止是仁也而卒又歸之于誠皆所以盡一面不盡之

意也○王觀濤曰章句誠字只選他一字含誠意而不露焉
妹如云達德所以行達道者不屬支離也知仁勇立各雖殊
總一天命之真機率性之實體胞胞乎流貫其間所以行達
道者此而已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

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

其成功一也強上聲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
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
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
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
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
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金生知安
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
不明不行也

參漢說達德固以行達道然人之氣稟亦有所不同者以知而
言或有資秉清明不假研求生而知此道者或有清多而不
能無蔽必待講習討論學而後知此道者又有昏蔽不清生
而不明學而未達必因心衡慮反覆思索而後知此道者初
知之時其事雖別及其義理貫通之後並皆知此達道也一
也以行而言或有賦質純粹不待着力安而行此道者或有
粹多而不能無雜心知其利專嗜篤好而必行此道者又或
有駁雜不粹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必勉力矯強而後行此道
者用功之初其事雖殊及其功力成就之後並皆能行此達
道也一也知行卒歸于一此所以為天下之達德所以為不
下之達德行達道也

析講饒雙峰曰生知安行隱然之勇學知利行非勇不可到
困知勉強全是勇做出來可見知行皆離不得勇蔡氏曰上
言達道之行在仁知勇恐君以愚柔自阻故言以德行道者
始殊終一之概以量之陳氏曰生安學利困勉皆氣質之不
同者然本然之性無有不善及其知之成功一則能復其
本然之初矣○本節七個之字俱指達道言知之謂同歸
于一理之貫通也成功謂同歸于一理之渾全也章句以

其分而言知行之分屬也以其等而言三知三行之等級也此節本意重分一邊言與上節註中知所以知此三句下節好學近知三句意皆以分言也其以等言者乃朱子析理之密見得又有此一義在耳○此節詳達德行達道之事上既言達道之行在知仁勇此復有三知三行之說者見得人之氣秉不同知仁勇在人亦有此三等雖有三等到那知之成功處以達德之同也○三知三行俱自己知已能者言如或學而知之是學而已知此達道不是方去學而知此達道餘做此知之成功一俱是德上面評斷之不可謂學困利勉者至于知之成功與生知安行者一也○生知安行性之也學知困知亦本其良知利行勉行亦本其良知故曰達德○知之透徹行之成功便是勇非遺却勇一邊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子曰二字衍文好近

乎知之知並去聲 ○此言未及乎達德正亦以人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耻

非勇然足以起懦

參太全達道之行固同而達德或拘于氣秉則求以入德者何如夫知必上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為至豈遽及哉然好學所以明理苟能好學不倦則聞見日廣明情日開雖未全然是知亦近乎知而可漸造乎知矣力行所以進道苟能力行不已則已私漸去天理漸復雖未全然是仁亦近乎仁而可漸造于仁矣知恥所以立志苟能以不若人為耻則奮志日生怯懦日振雖未全然是勇亦近乎勇而可漸造于勇矣此困勉所求以入德之事也

析講上節詳以德行道之事俱就己及乎達德者言此則言入德之事重工夫上說蓋是因勉一流人其初未能知行而好學以求知力行以求仁以不及人之知行為恥也朱子曰上既言達德之多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知則致知工夫多仁則力行工夫多好學近知力行近仁意即可見陳三山曰所謂力行足以忘私者蓋世之急情不為者皆所以自便其所欲故曰私朱子曰知耻知愛人也我亦人也舜可法可傳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既耻為鄉人進學安得不勇○此入德之事

即困勉者下手用功處非又在困勉下一等也後博學審問等項乃三近之詳目○好字九字俱重惟知字不重只重恥字能以不及人爲耻始足以起懦而近勇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參存疑好學力行知耻三者乃修身之要道也君子誠知此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好學近知而從事于好學焉則由好學以近知以知而知道而修身之端以啓矣知力行近仁而從事于力行焉則由力行以近仁以仁而體道而修身之寔以致矣知知耻近勇以居人下之可耻而深自愧耻焉則由知以近勇以勇而強道知行並至而身無不修矣既知所以修身則人已同此身即同此理自知所以治人既知所以治人則天下國家均此人即均此身自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蓋知之既明處之自當而總不外于修身則修身誠爲政之本矣人存政舉不于是哉

本矣人存政舉不于是哉

析講胡雲峯曰黃氏云此章當一部大學大學以修身爲本此章自首至此皆以修身爲要上文言修身而曰不可不知天者即大學逆推修身之工夫至于格物致知者也此言修身而且治人治天下國家者即大學順推修身之功效至于家齊國治天下平者也○修治之相通者身之理即人之理一人之理即千萬人之理也均之本此德與道爲舉斯加彼由近及遠而已即所以治之處下文尚有許多節目太要不出以德行道之中○此節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乃上下之過脉總不外人存政舉二句意也知斯三者不但空知即是從事好學力行知耻也知斯三近而進于知仁勇則能以達德行達道而知所以修身矣知所以修身內要點取人立政之本已端意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

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

臣視民之別也

合參修身固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而治天下國家又有許多事不但修身也蓋凡爲天下國家有九件經常不易之理焉九經之目維何曰身爲天下國家之本首在修身所以端化原也次則尊賢以師有德所以爲修身之助也進道莫先于家故次則親其一本之親也由家以及朝廷大臣我之輔弼待之之禮宜優群臣我之手足恤之之情宜厚故敬體各居其一也由朝以及國庶民邦本所係當念其無窮之欲而待之如子也百工國用所資當念其用力之勞而招之使來也由國以及天下遠人出入吾國者當緩柔之不使失所也諸侯屏藩王室者常懷服之不使離心也凡此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是以謂之九經此正文武

之政布在方策者也

析詩陳氏曰經有九其寔總有三件三件合來總歸一件蓋敬體之本從尊賢來子來柔懷之本從親親來而尊賢親親之本又從修身來○正註以目言序字乃呂氏之說亦可參用說筋經處此可空空講不宜涉事上尊賢則修身之道進謂資賢以進益非先尊賢了方去修身在後也大臣近而易安故言敬羣臣卑而易疎故言體來者聚之以集事也柔者安也寬以待之之意遠人謂賓旅實謂有交于國者旅謂道經于國者非四鄰之謂懷者以德撫之也此皆文武所已武而令之所當行者逐句俱要見此意方與首章文武之政一節有關合○九經與爲政相應前面說修身尊賢親親故九經只是此三者爲綱目敬大臣體羣臣懷諸侯又自尊賢之等而推之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乃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下文既有大臣又有羣臣而此先云尊賢者是師之友之而不臣者也○存疑九經下落頭便說修身便是接上面修身說來前面許多說話皆是爲修身而設也後面許多說話皆是自修身而推也故上文說達道達德而結以修身下文說治天下國家自九經而始于修身○問九經先尊賢而後

親親何也程氏曰道孰先于親親然不能尊賢則不知親親之道○九經不在達道外修身是盡達道之理賢屬朋友親屬父子餘皆君臣內事但尊賢以下在治人邊說故爲九經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
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
百姓勸來百士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
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爲民表所謂望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故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聞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士則通工易事農未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泰序人君果能行此九經則各有其效焉如修身則吾身于

此各盡其道可以爲天下國家之準則而其君極立矣尊賢則資其講論藉其啓沃而于修己治人之理無所惑矣親親則恩義所孚上諸父下昆弟皆得其歡心而不我怨矣敬大臣則委任專一使之得展其能是非可否皆資之以決斷而于事不眩矣體羣臣則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則士皆宣力効忠而報禮于我者重矣子庶民則君愛民如子民愛君如父母百姓皆歡心鼓舞而相勸于其尊君親上矣來百士則百士做出器具便是財財便資于日用國中之用度自充足矣柔遠人以恩則四方游士及商旅之徒皆願出其途而莫不歸之矣懷諸侯以德則諸侯臣服中外爲一家中國臣民無有不仰愛則四隅海表夷狄異類莫不惇服而天下畏之矣九經之效如此君何憚而不行乎
析講此言九經之效未言其事而先言其效亦因哀公昏懦而欲動之也不惑就事先事講明其理言未着政事上不眩謂信任之專凡事皆依其所建白者以行而臨大事決大疑不爲羣議所搖也士即是群臣報禮重要應上體字見士皆分猷分念各盡已職也百姓勸如有力者勇于趨事有財者樂于奉公皆是財用財之用也如布帛未耕皆財也布帛以爲

衣服未耜以供耕耨皆用也註中農耒相資農字只帶言之蓋本文只重工之制器以足用上若農一節已在子夏庶民一經矣朱子小註云若百士聚則事事皆有其說最明白蓋助用足主國之財用言九經之効皆對君說獨此句兼民言之恐未是天下畏之東陽許氏曰兼四海內外總言之近多主此說○或問有在大臣而無以聞之使大臣而賢也則可矣或不幸而有趙高李林甫之徒焉則所謂偏聽生奸獨任成亂而主不覺悟者安得而不慮焉曰不然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于此義而能以修身爲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爲先則其所置以爲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爲奸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爲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翼註此節俱上輕下重方是九經之効九則字見不期而至意道即前之五達道○立如立標立的之立立了標的民皆取法故曰可爲民表○敬大臣則信在專而小臣不得以聞之最說得好古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多指亂視多言亂聽若小臣聚訟盈廷事焉得不眩如今內謀外

斷全憑大臣故不敢○不惑言理就平特講明說不眩言事就臨事說○麟士公卿大夫爲大臣則上士中士下士爲群臣矣非未仕之士也○四方歸兼賓樂爲用旅順出途言○天下畏是不敢負德而心悅誠服之非懼討也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一反稱去聲朝音潮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太
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
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饌
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藁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
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
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
一大聘五年一朝皇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合衆欲收九經之效必先盡九經之事試以其事詳之方其
靜而未應接之時齊明心志以潔其內盛飾衣服以肅其外
及動而已應接之時則周旋一循諸節文之禮若非禮則勿
妄動則無時不敬而此身常在規矩之內此所以修身而盡
道也聽謠言則賢者不安好色貨則與賢者相悖去讒遠色
賤貨而一惟貴重有德之人則純心用賢而賢者得行其志
此所以勸賢者願立其朝也尊其爵位以貴之重其祿養以
富之同其好惡而相好無尤則諸父兄弟相爲感悅亦不忍
薄於我此所以勸親親而使之不怨也六卿之下各盛其屬
官以任使令而不以細事勞之則人臣得以從容佐治以經
理國家之大事此所以勸大臣也群臣分卑則競隔官小則

祿薄必忠信而待之誠重祿而養之厚則體恤既至而人皆
感德效忠此所以勸士也下民則使之以時三時不病而不
盡其力薄以斂之賦稅有常而不竭其財則民有餘力餘財
者皆勇于趨事樂于奉公此所以勸百姓使皆知愛戴也若
百工有工拙勤惰之殊則凡有省以稽其藝月有試以考其
成而爲給肉食之餼穀食之廩必與其所爲之事相稱有功
不負無功不濫則惰者日警能者益勉此所以勸百工使知
奮也遠人出吾國者則授節以送往而不使有闕津之阻委
積以迎來而使之有所資給有願留于其國者則因能授任
以嘉其善不求全責備以矜其不能則撫綏有道而行旅皆
願出其途此所以柔遠人也諸侯之絕世而有國無人者則
取其旁支以繼之使不絕其宗祀廢國而有人無國者則復
其故封以舉之使得享其爵土紀綱紊亂者則治之使本國
上下相安社稷將危者則待之使隣國大小相恤爲聘與爲
朝皆以其時不疏以至干解不數以至于罷我之往而宴賜
者從厚彼之來而納貢者從薄各有常度而不置其財則所
以攝其不逞之志聯其効順之心者無不至矣此所以懷諸
侯也事之當盡者如此

祈講齊者心志統一而無私慮之雜明者心體潔淨而無物欲之汚此其一其內也率服則冠冕佩玉垂紳正笏凡加于身者無不整肅此嚴其外也俱就靜時說非禮不動猶言動必以禮凡內而一念之萌外而視聽言動以至出入起居發號施令皆是此就動時說內外交養動靜不違始終無時離道所以為修身之事也朱公遷曰此以身言而心在其中持敬者修身之要道○前言達道達德以修其身是舉其工夫切要處言之此言齊明動禮以修其身是就工夫細密處言之○去讓遠色賤貨三平重貴德上不以三者分其心而貴德也尊位親之欲其貴也重祿愛之欲其富也同好惡只是將順愛護不拂其情之謂勸親親還與一節一例看蔡序勸親親各親其親一說不可從本節勸賢等五個勸字該得尊敬體來十字意當不得五字用○許氏曰前言敬大臣則不敬是專任意此言官盛任使是優崇意在使謂足以任其使令也○勸大臣勸其以道事君而貽我以不駭勸士勸其各盡其職而報禮之必重○往者常思于多阻故為之授節以送之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繡唐謂之給過所是也來者常苦于無資故豐其餼積以迎之少日委多日積如周禮遺人

掌平禮委積註云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是也不能者必有所不欲則不強其不欲以矜恤之只是不求備之意○此詳九經之事俱重上半截九個所以字最不可忽言我以此去修之勸之云云皆着九字眼非現成語意○翼註講所以修身當云人徒知道立于身之謂修而不知此所以修身也若云如此則修身矣便現成了不切所以字餘做此○送往迎來主來朝來使者之類嘉善而矜不能單指遠方來仕者○亂對治言治其亂使本國之上下相維危對安言持其危使鄰國之大小相恤三年一聘五年一朝不勞其力也燕賜從厚納貢從薄不圖其財也○九經皆作天子之事看或曰文武之政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為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蔡序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目其事其效如此詳矣而所以行是九經者一也皆以真意而不徒虛文此九經之實也析講九經之寔寔字如孟子子仁之寔寔字一亦是數目字寔則指誠潘氏曰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寔其德九經行之者一

所以寔其事胡氏曰修身不寔則欲得以聞理尊賢不寔則邪得以聞正親親不寔則疎得以聞親推之莫不皆然○復說凡爲何是措其事與前揭其目不同一對九言須知一不在九之外蓋經雖有九然所以行處只件件寔心去做不二不雜便是一誠字且虛舍爲妙如修身則寔心修之尊賢親親等亦寔心尊之親之之類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

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行去聲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合衆然所謂一者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得也凡達道達德九經之事其所以行之者必須豫先做下許多工夫不至臨時取辦則德可修道可行經亦可舉事以有本而成立矣若平日不曾豫做這等工夫一時便要如此安望其能有立則至于廢壞如宣道德九經十口則爲言能未言而前定乎所爲言之理則言皆着寔說來自無牽礙何跲之有措道德九

經于天下則爲事能未事而前定乎所爲事之理則事皆有原施之自無窮道何困之有體道德九經下一身則爲行能未行而前定乎所爲行之理則行皆有常即正大光明而心無愧怍何疚之有至貫乎道德九經之中而爲當然之理者則曰道能前定乎所爲道而未見諸用先植其體則左宜右宜取之皆逢其源自泛應曲當矣何窮之有所謂凡事豫則立如此尚不前定則言跲事因行疚道窮有不廢哉

析講凡事句爲一節之具不豫則廢正發明不可不豫之意四前定字申明上豫字不跲等申明上立字凡事只指道德九經言蓋治己治人之外無餘事矣註屬字只以條件之多故言之不必又推開說也下言事等亦即以道德九經之屬宣之于世措之于世行之于身也道是貫于道德九經之中者豫非但先時料理先時經畫只是做下工夫使凡事之理先得于心耳○項氏曰言誠而必言豫者教人素學也知之素明行之素熟而後取之則不窮矣○按此則凡事一句直管到章末止非但管到下節止也蓋言節誠身誠字只管得上文兩個一字傳學二節方說求誠工夫方是豫字之寔到得明誠地位幾能以達德行達道以九經爲天下國家完

得立字之意前文未曾明說誠字而此處突出一豫字若蓋暗接上所以行之者一而明起下明善誠身意○豫字及前定字當不得誠字而所以豫者以前定者則誠也當暗含誠字為妙如云以植躬修而豫培其定體以弘治化而豫握其真機最確○存疑章句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此解凡事豫一句意言前定四句皆是明先立意言事行道皆要先立乎誠見得誠亦要前定也○前定即豫也亦有言前而定乎言之理未有事前而定乎事之理未有行前而定于行之理三前定俱用理字惟道前定則當云未有道之發用先有道之本體○事是事業措之天下行是行誼行之身身驗是說不去因是推不達疾是心有愧窮是用有限章句先立乎誠一句須善看誠即道德九經之定不是又在道德九經之前也但求誠有許多

二十夫須豫先做下耳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

親不信乎明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余或問所謂一之當豫者何誠而已矣且以在下者言之在下位而不獲乎君上之心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雖欲治民不可得矣然欲獲乎上又不以諛悅取容也有前定之道焉馬在信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上不見知矣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也有前定之道焉在順親而已蓋不順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友不見信矣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有前定之道焉在誠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事親之實親不見悅矣是則一誠身而順親信友獲乎上治民施無不利矣誠身之所係如此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強為也其道在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

善必不能如好色惡必不能如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求誠之功所以當前定也拆講此節推明誠不可不前定之意由在下位者言欲哀公以是而反觀之也然自治民推到誠身是豫之本旨蓋上文達道九經兩說今誠凡事節又通承上文兩誠字言凡事當先立乎誠見得誠亦當先立此復自在下位者之治民推及于此以見治民獲上信友順親總不外乎誠身而誠當先立也明善正誠身所當豫者其下之擇善固執許多說話亦不出明誠之外乃素定之工夫也註所存所發存是靜時涵養發是動時省察總是戒自欺以求不欺使此理純于心也明善兼格物致知言蓋散見于事物間者即人心所具之理而此理從天命之性得來所謂至善即其本然也○此善原自真寔無妄明此善便是知有誠矣復此善便是誠矣○胡氏曰勉齋云此章當一部大學誠身是包大學誠意正心修身而言上文言知天此言明善即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也○此節句句是反言以決之逐段要將豫字點醒重在誠身上而明善正誠身工夫○未見在下位者之事皆本于誠之素定如此則在上位者其有不本于誠之素定乎○節內惟獲

誠者四節總意

上先于信友獨可幾近見一時文拈破信字立說甚妙蓋信即真心感孚處以此乎友即以此乎君非徒資其薦引而已上文言誠之當先立而立誠之事大概見于明善誠身之兩言矣自誠者天之道至末又原其本而言以見人所當誠之故而非詳立誠之事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去聲從七客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人耳蓋人生之初此理與身俱來本真寔無妄所謂誠也是誠者乃天道之本然不假修爲者也然天理雖無不誠而人心爲氣秉物欲所累客有不誠于此而欲其真寔無妄以復其本然之初所謂誠之者也是誠之者乃人道之當然功宜自盡者也惟合下能全天道之誠者其行則安而行之不待勉強而于道自無不中其知則生而知之不待思索而于道自無不得此乃從容合道之聖人也聖人本無不誠與天爲一則亦天之道也若夫未至于聖而盡人道以誠之者其知則未能不思而得必揀擇衆理以明善其行則未能不思而中必於所得之善堅固守之求至于真寔無妄而後已者也此乃用力修爲盡人以合天所謂人之道也

析講誠者天之道二句總是論个道理此誠者誠之者俱就理上說下誠者誠之者方就人上說天道以天之賦于人者言乃聖凡同具之道人道以人之復于天者言見得人事當如此不容一毫推托也不思不勉之誠者要就聖人之成德而言從容即上不思不勉意中道即上中得意不勉至聖人一氣說下猶言不必如此而自然如此之聖人也若于從容中道讀住別說到聖人便似以聖人贊從容中道非口氣矣

誠之者包學利困勉二等人擇善者辨別衆理而察之極其精固執者操持服膺而守之極其堅用此等工夫德自無不寔矣未見天道者誠之原聖人者立誠之準而誠之者之求至于誠所以盡人道而希聖人之天道者也方得夫子勉哀公本旨○許氏曰擇善是格物明善是知至陳氏曰天道人道有數樣分別以上天言之元亨利貞一息無間乃天道之本然也此則就在人者言之乃天道流行付于人而人得之以爲性如孩提知愛敬不假一毫學慮即在人之人天道也其做工夫處則盡己之忠以寔之信凡以求盡其誠乃人道也又就聖賢論之聖人徹內外本末無一毫不寔如衆人行路須照管方行得路中否則差向一邊去聖人如不看路自然路中行此則天道也自太賢以下氣秉不能純乎清明道理未能渾然無妄須用擇善工夫乃能至于真寔無妄此人道也○此節承上文誠身而言誠本于天而人當有以誠之重在誠之邊以起下節誠之之功○天道聖人只是引起意詞平而意不平○天之道句就人身上說是原其理之本然而言人之道以人事當然而言此二句是言理之本誠而人之當誠乃相承之言非相對之言也○不勉中仁也

不思得智也從容中道勇也或疑從容非勇曰聖人之于道也衆皆勉強而已獨從容非大勇而何○擇善不使天理混于人欲固執不使人欲奪乎天理出○存疑凡事二節是言素定之意自誠者天之道至末是言素定之事○誠原不在道德六經之外只其寔處就是誠故擇執工夫亦不外智仁勇也自此至終只專章首智仁勇意

博學二節總意

承上言誠之事其目有五誠之之人其等有者言也學困利勉雖不同而擇執以求寔平此理則皆須用學問思辨篤行工夫但用力有多寡難易耳故章句誠之之目一句雖解在前條之下而意寔貫到下節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衆大全擇善而同執之其用功之節目又非一端已也必博以學之以聚天下之見聞而周知事物之理必審以問之以質其所學之疑而訂之于人必慎以思之以精研其學問之

所得而自得于心必明以辨之以別其公私義利是非寔妄于毫釐疑似之間而不至于差謬擇善至此擇之可謂精矣如是而篤以行之日用之間由念慮之微以達乎事爲之著必去利而就義取是而舍非不使一毫人欲之私得以奪乎天理之正而此學問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踐其寔焉所執如此其固爲何如此學知利行以求至于誠者之功也析講學之博者多聞乎古多見乎今以求其理也問之審者反覆講究而不粗畧也合二者則取于人者詳矣思之慎者至精而不雜至切而不泛不用心於無益之地也辨之明者不但理欲界限分別不淆凡似是而非似公而私者皆一毫不紊也合二者則求諸心者精矣篤行者篤寔行去無一時間斷無一念懈弛使得之于學問思辨者皆服膺弗失也五字之字俱指善說○朱子曰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無暇審問時無暇慎思時無暇明辨明辨時無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去初無先後也○擇善有博學等工夫固執只有篤行一件工夫是擇善處真能知之則行處功自易也○學兼聞見問兼師友由是自耳目而約心則有思與辨良心而達之身則有行○篤厚也是心之懇惓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
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
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
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固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合參至于困知勉行者其擇執之功又何如彼有弗學則已學之必極力體會以求其能若有一之弗能此心定弗措也有弗問則已問之必反覆質正以求其知若有一之弗知此心定弗措也有弗思則已思之必融會貫通至于得而後已若有一之弗得此心定弗措也有弗辨則已辨之必剖析幾微至于明而後已若有一之弗明此心定弗措也有弗行則已行之必措履篤寔克踐其理而後已若有一之弗篤此心定弗措也惟有此弗措之心故學利之人于擇執以十倍千

夫能之已即百倍其功焉學利之人于擇執以十倍工夫能之已即千倍其功焉敢憚其勞乎所謂豫定乎誠者其功當如此

析諸有弗學十句是言困知勉行者心之自期如此下則承言功之必倍于人也蓋百倍其功正以副其必成之心近說云惟其志堅故其力倍最能體貼章句中意有說謂章句爲字已着用力說而已已百已千已在弗措中見得似于必字故字意欠妥已百已千言外更見得百千而猶未能其功猶未也畢昆湖云此節只是死說困勉之事如此至果能此道方着用力者言而遂並及其效也○學問思辨知之事篤行仁之事弗措勇之事一十百千假借形容以足弗措之意人一已百四百倍也人十已千亦百倍也兩言之者以道有難易淺深之別耳○五弗措是言擇善必要明善乃已固執必要誠身乃已○人指學知利行言已指困知勉行言能是能明善誠身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

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參本全此道也乃困勉者擇執以求誠之道也人只恐不能百倍其功耳若真能于此五者下百倍于人之功則學力之既到決可變化氣質雖愚昧者必致知而進于明與生知者同歸矣况未必愚者乎雖柔弱者必力行而進于強與安行者同歸矣况未必柔者乎所謂知之者一成功一而由是一誠所在達德達道以修身九經以治天下國家人存政舉文武之盛何不可復哉君當勉之矣

析講哀公正義之恩柔夫子言此正以作其進也明強即致知力行之效註中功字亦作效字解觀朱子小註自明蓋工夫已在果能此道何出說盡矣○此節專承困勉一邊說此道指百倍其功說果能字矣字不可作現成語正是盡百倍

工夫以求進于明強也○王觀濤曰愚者見天下理不真柔者拿天下理不定明者人欲搖撼他不得強者人欲推倒他不得便是與聖賢同歸地位必明必強正是因達德為人所同得所謂及其知之成功一也此盡人合天之學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到此纔是其人位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指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一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白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白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卜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中庸卷之二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4000